

## 读史偶得

## 避讳轶闻

□王国华

小时候,一帮小孩子互相骂街,最恶毒、最容易让对方暴怒的办法就是提对方父母的名字。当时也不清楚原因,反正大家都是这样。等长大了才知道,这原来是一种传统的避讳文化。西方社会,孩子直接喊父母的名字,不算不敬。咱们这里,不但自己不能提,别人也不能提。不仅是父母的名字,爷爷奶奶、大叔大伯,凡是直系长辈,大家都尽量躲着。所谓为尊者讳。此外,一国之君、社会上的大人物的名字,也是敏感词。当然,现在没有这么严格的规矩了,但基本的忌讳依然存在。你不能一口咬定这是腐朽的文化,只要有人在乎,有人遵守,它就是一种规范。

因为避讳,历史上留下很多轶闻,颇值一谈。比如,中国的地名有些就是通过避讳得来的。汉文帝名刘恒,时人为避“恒”字,把北岳恒山改成了“常山”。恒者常也,同义不同字。现在浙江有个常山县,与此似乎没关系,但三国时人们提到赵云时,常说“常山赵云”,此处常山,应该就是指这座恒山。人们常把“京师”叫做“京都”,也有其来历。西晋景帝原名司马师,是司马懿的长子、晋武帝司马炎的伯父。为避开“师”字,于是有了“京都”一说。今日的南京,曾称为建邺,但西晋的最后一任皇帝叫司马邺,于是南京又多了一个别称:建康。隋炀帝名杨广,当时的广陵改为江都。四川的文化名城阆中,原来叫做隆州,唐玄宗李隆基出世后,隆州就得绕道走,用了一个生僻的字——“阆”。唐代宗名李豫,豫章(今南昌一带)改称为钟陵,从此,豫章这个古地名消失了。这个唐代宗可是个有故事的人,戏剧《打金枝》中的皇帝就是他。名将郭子仪之子郭暧娶了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为妻。一次,小夫妻发生口角,郭暖气愤之下打了公主,公主哭着回官告状。代宗不但没替女儿出气,反而教训了女儿一顿。他这个故事远比名字造成的影响大。今天的嘉兴原名和兴。三国时吴国太子、孙权的儿子名叫孙和,和兴改称嘉兴。晋元帝司马睿的老婆名郑阿春,当时的富春改称富阳,富春改为蕲阳。后来,蕲阳又改回蕲春,但富阳的名字沿用至今。

一些常用词汇也会因为避讳被改变。唐太宗名李世民,时人提及“世”,只能说“代”;提及“民”,皆曰“人”,原来设置的吏、民、礼、兵、刑、工等部门,“民部”(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民政部加财政部)只能改称“户部”,并一直沿用到清朝。光武帝名刘秀,秀才改称为茂才。隋文帝的父亲名杨忠,郎中就不能叫郎中了,去掉后面的“中”,只剩下一个“郎”字,侍中改为侍内,中书则改为内史。晋高祖石敬瑭登基以后,姓敬的不好办了,他们不好意思或者不敢再姓敬,遂把“敬”字一拆为二,一为文氏,一为苟氏。

更有一些,子孙为避父祖讳,宁可篡改历史。司马迁的父亲名司马谈。司马迁在写《史记》时把赵谈称为赵同子,张孟谈称为张孟同。范晔父名范泰,他在写《后汉书》时,把郭泰改为郭太。

避讳太多,带来的麻烦也多。很多皇帝取名时都取相对生僻的字,就是为了少给百姓带来麻烦,其实这是皇帝们主动避百姓的讳,也是尊重传统的一种方式。

但凡事讲究个度,过了,就不好了。唐朝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李晋肃。李贺终生未参加科举,就是为了避开进士的“进”字。北宋宣和年间,常州知府徐申自讳其名。有个县宰向他汇报事情,说“已三状申府,未施行”,已经写了三次申请,还没回音。徐申怒道,你是个县级干部,怎么能不知道上司的名字,故意指名道姓侮辱之?偏赶上这位县宰是头倔驴,心想,我汇报的事情这么急迫你都不放在心上,还在乎你的狗屁名字,你算老几?便大声喊道,今日这个事儿要是解决不了,我会一直申诉到监司;再不管,申诉到户部;再不管,申诉到御史台;再不管,申诉到尚书省。申来申去,直待身(申)死方休!你想怎么样?敢打我耳光吗?徐申顿时傻眼。这回似乎装大了。

## 行走笔记▶

# 六和塔的传说

□安立志

六和塔的传说,并非都是导游的虚构,有些传说在这里已经物化。

几次去杭州,都不凑巧,未能造访六和塔。日前,在浙江大学参加培训之暇,一个周末的午后,信步登上了心仪已久的六和塔。

杭州有三座名塔,曰六和塔、雷峰塔、保俶塔。鲁迅曾有名文——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,真正的雷峰塔仅存遗址,现在的雷峰塔是建于2001年的伪文物,倒是六和塔、保俶塔还残存着历史的风霜。

虽然错过了观赏钱塘大潮的最佳时机,毕竟少了一分“黄金周”的喧嚣与拥挤,相反,却多了一分平日的闲散与从容。六和塔位于钱塘江北岸,月轮山南麓,北去西湖不远。通过“六和听涛”的入口,沿阶而上,拐过弯去,一座千年古塔兀立于山水之间,伟岸挺拔,雄峙千云,雍容大度,气魄非凡。

六和塔高59.89米,外看13层,塔内只有7层。《西游记》里常说的“七级浮屠”,指的就是七层宝塔。从塔内拾级而上,凭栏远眺,滔滔东去的钱塘江与横跨南北的钱塘江大桥,构成了一座保障杭州高速发展的十字架或立交桥。宋代诗人董嗣杲置身塔顶,仰观俯察,面对无垠时空,曾发出历史的浩叹:“阑槛倚云汉,身疑出上方。乾坤一指顾,吴越两消亡。海接空江白,山分落日黄。伍胥遗恨在,秋草隔沙长。”《登六和塔》另一位宋人何宋英,集中强调古塔的山水地理与吴越人文,他如同历史深处走来的歌者:“吴国山迎越国山,江流吴越两山间。两山相对各无语,江自奔波山自闲。帆烟棹知多少,东去西来何日了。江潮淘尽古今人,只有青山长不老。”《六和塔》

一群由中老年人组成的外国旅游团兴致勃勃登上了六和

塔。螺旋阶梯,攀缘登顶,是要体力的。面对浩茫的钱塘江、蓊郁的月轮山,大自然是无须翻译的,但要理解这千年古塔的东方神韵,是否如同国人游览巴黎圣母院与凡尔赛王宫?六和塔景区,人文荟萃,胜景如云,不仅可以远眺浩荡江水,如虹长桥、片片风帆、苍翠青山,还可以聆听阵阵天风、声声塔铃、鳞鳞市声。即便来自客乡异域,一样不虚此行。

六和塔建于公元970年,当时杭州为吴越国西府,塔基原址系吴越王钱弘俶(后称钱俶)的南果园。钱弘俶舍园建塔原为镇压江湖。原塔于北宋宣和三年(1121)毁于兵火,保存下来的砖筑塔身是南宋绍兴二十三年(1153)重建的。通常认为,六和塔的名称取义佛教“六和敬”即“戒和同修,见和同解,身和同住,利和同均,口和无争,意和同悦”。又有一说,六和塔又名六合塔,取“天地四方”(东西南北天地)之意。

游览文物古迹,导游总会编出一堆离奇的故事与传说。六和塔也有一个“六和镇江”的典故。古时钱塘江里有一个性情暴躁的龙王,经常兴风作浪,淹没农田,或打翻渔船,人民怨声载道。渔民的儿子六和挺身而出,发誓效仿精卫填海,用石头填满钱塘江,不让龙王危害人间。六和扔了七七四十九天石头,终于降伏了龙王。后人为纪念六和,在月轮山上修建了

这座宝塔,并以六和的名字命名。不知杨子荣的土匪黑话“宝塔镇河妖”是否来源于此。

六和塔的传说,并非都是导游的虚构,有些传说在这里已经物化。塔身北侧,有三尊石雕,其一是“钱王射潮”。传说吴越王钱镠治理杭州,江边海塘边修边塌,钱王认定系江中潮神作怪,决定镇伏潮神。八月十八是潮神生日,钱王在江边部署万名弓箭手,潮水高涨之际,一声令下,万箭齐发,射死了潮神,修好了海塘。为纪念此壮举,人们把塘称做“钱塘”,江也成了“钱塘江”。

笔者近期撰写“水浒随笔”,也是此次六和塔一游的动力之一。因为六和塔另外两个典故,都来自《水浒传》。一是“智深圆寂”,说的是花和尚鲁智深随宋江南征方腊,驻扎在六和塔。一天夜里,忽听战鼓擂响,鲁智深提起禅杖迅速冲出禅房。和尚告诉他,这声音不是战鼓响,而是钱塘潮信,鲁智深恍然大悟,记起师父智真长老赠送他的偈语:“听潮而圆,见信而寂。”于是焚香沐浴,坐在法堂禅椅上。等到宋江来到,他已闭目圆寂了。

再是“武松出家”。鲁智深圆寂之后,宋江等人看望失去一臂的武松,要其随军回京接受朝廷封赏,武松对宋江说:“小弟今已残疾,不愿赴京朝觐。尽将身边金银赏赐,都纳此六和寺中,陪堂公用,已作清闲道人,十分好了。”宋江再三劝说,武松都不动摇,宋江只得“任从你心”了。武松自此在开化寺出家,后至八十善终。不过,史称六和塔在宣和三年(一说宣和五年)因遭兵燹已被焚毁,直到南宋才得以重建。而宋江等人南征方腊结束于宣和五年之后。

古塔无语,物是人非。只有青山依旧,江水长流。

## 若有所思▶

# 有什么用

□叶倾城

从钢琴老师家出来,春夜正好,像件薄薄的黑绢衫子,亲密贴身。有路灯,把夜色稍微推开一段,是撸上去的袖管。

我一路问女儿小年上学了些什么——遗忘与记忆同步,两小时内学到的知识就忘掉70%,为了达到最佳学习效果,必须立刻复习。我听完一堆“八分音符”(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),叮嘱她:“要好好学钢琴呀。”

她点头:“嗯,我长大了要当钢琴老师。”又说,“我也要好好学英语。要不然我去美国,大家听不懂我讲话怎么办?”

我老怀大慰,又加一句:“围棋也要好好学哦。”我们学围棋也快一年了。

她扭头问我:“为什么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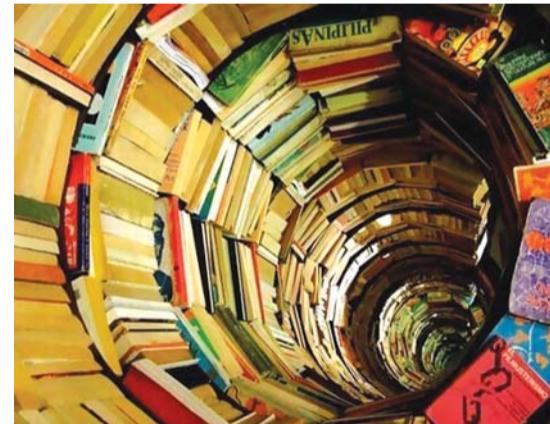
这应对出乎我意料,我一愣:“当然了,学就要学嘛。”

她居然认真起来:“我又不想当围棋老师,去美国要下围棋吗?为什么要学好围棋?围棋有什么用?”

上一次被问类似的问题,是在新东方附近的茶餐厅,熙来攘往,隔壁多有洋人,外文单词单句混在中文的洪流里,像甜点上嵌的杏仁。与我同桌的是个十五岁的女孩子,托福刚考了113。我问:“听得懂?”她笑容里全然是自负。

我一时多事,说了句:“其实你英文已经很好了,有时间可以看看古文、背背古诗词什么的。”

女孩诧异地看我,满脸都是那种“这人老糊涂了”的不



如果技能与谋生无关,如果知识不用来生存,如果它不是通往美丽新世界的桥梁,那么,它有什么用?

解:“为什么呀?英语、数理化、游泳,都是工具,将来用得着,古文……”她撇撇嘴,“有什么用”四个字不曾出口,用身体语言体现。

如果她是成年人,我可以理解这是粗俗的挑衅,但女孩一脸的认真,我于是想了又想,说:“说一个你可能知道的诗人吧,纳兰容若——清朝官斗片对普及中国传统文学,还是有不可磨灭的作用的。他有一句诗:‘等闲变却故人心,却道故人心易变。’你也许会在无意中听到,因为它的浅显,随意记下来,然后很快忘掉。你现在初三,马上面临分离,这么要好的、视为姐妹、以为是一辈子的好同学好朋友,会渐渐淡掉,总

有一天,你会惊骇地发现她们都变了。而她们说:不,是你变了。也许你心里会五味杂陈,感觉孤单,仿佛一刹那被朋友和时间同时抛弃。你有那么多感受,却不知从何说起,向谁、怎么说。你疑心只有你一个人经历过这一切。这时,你想起这句‘却道故人心易变’。于是,你明白了……文学的意义就在这里,说出你的心声,抚慰你的哀伤。我们脱离人猿已经数百万年,我们所需的,不止是工具。”

女孩应该是听懂了,但她听进去了吗?

如果技能与谋生无关,如果知识不用来生存,如果它不是通往美丽新世界的桥梁,那么,它有什么用?我尽量用小年

能听懂的语言说:“围棋可以锻炼头脑,让你有逻辑能力和推理能力,这是所有学问和智慧的基础。”这是一个先天不足的答案,因为她可以追问:学问和智慧,有什么用?

连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这样抱怨:光电效应有什么用?三角函数有什么用?立定跳远有什么用?为什么要学这些没用的东西?有时他们是焦灼的父母,在质疑教育制度,而我,只觉啼笑皆非。

天文有什么用?它让我们知道,我们的一生像微尘一样轻;美有什么用?刺绣或者音乐,带给我们的美感与惊喜,是擦过皮肤的颤栗;那些你一生用不到的冷知识有什么用?你了解雪兔一冬一冬地变色,即使你不想当猎人(我估计雪兔也是保护动物吧),你是否会感到既轻微也巨大的悲哀:原来随机应变不过是与生俱来的智慧……甚至,眼泪有什么用?除了滋润眼部、让眼睛不会太干涩之外,它还可以洗净我们的灵魂。

所有无用的东西,都是有用的。

就像这一个美好的春夜,也许它真正的、唯一的用途,就是让万籁俱寂,它是宁静的布幕板,让小年有机会问出她的“大哉问”:有什么用。

她会用一生,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。

而在自己的人生谱系里:知识最高,智慧最宝贵。美,就是美。正如爱情就是爱情。我爱这所有的无用之物。